

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八

序

贈新安太守何君子敬考績序

大學洪友承志輩群至予寓言其郡太守何君子敬將之京師考績三載特請言以為之贈何君予故人也因以其政問之諸友則皆曰我侯明甚人不能欺嚴甚人不敢犯高才敏手視一郡事無不可為者既而曰侯不喜置人於刑有罪頌贖者聽嘗以郡多火患以民廬密比所致乃教人累甓為垣以限隔之力不給者助之有

差年時司農取上供銀二萬兩于吾郡則向之
贖罪者封識故在悉以應之民不知擾居民自
累甓為垣以來按堵如故火患遂息侯於政為
之多豫若此予聞諸友之言因思今之為親民
之官者凡有科率不恣鞭朴足矣其能以無稽
之羨餘充急關之國用而不以錙銖及下者
鮮也凡所圖惟取辦於簿書獄訟足矣此外於
民則聽其自生自養於所謂害至而為之備者
加鮮也何君其古之親民者非耶方今越常調
破常格以待異才歷上可數銓衡人物之司考

功課能於君尚可後歟雖然事之在人吾何
恥之在已吾當脩新安之前守有孫焉吾嘗舉
以告君矣然不曰漢史潁川守有黃焉渤海守
有龔焉君尚思與之齊驅哉蓋自君之所得為
者可與君道耳若率用人事則予何敢知

律呂筭例圖說序

律可以作樂和神人故曰音律可以候氣定四
時故曰律曆度量權衡皆原於此律之用大矣
哉後世此學鮮傳臆說蜂起自西山蔡先生律
呂新書一出盡掃近代諸儒之陋當時惟子朱

子獨好之然黃鍾之生十二律在六陽辰皆下
生在六陰辰皆上生惟大呂夾鍾仲呂則用倍
數此西山有取於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而不
取呂氏淮南子之說者也異時朱子編儀禮經
傳通解復以蕤賓夷則無射為上生三呂豈其
師弟子之間於此亦有所未講與西山之書簡
與讀者若於難入廉因僭為之筭例畱說焉嗚
呼律之長短多寡一出氣數之自然雖人為之
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長之則氣先至短之則氣
後至多則數不行寡則數不止可謂微妙之至

者矣

贈侍御趙君序

三代以前兵無定名無定籍而兵常足後世以
來兵有定名有定籍而兵常不足無定名定籍
宜乎兵之不足而常足者以民而兵兵即民也
有定名定籍宜乎兵之常足而反不足者以民
自民兵自兵也惟其病於不足而所以足之不
可無其法焉若今之清戎是已然嘗求今之清
戎亦惟於洪武永樂間隸尺籍者致其意耳若
近年配遣者例不補丁以故縣弗問焉盛衰消

息理之所不免者而必欲按國初之戶數而

索之此是兵之所以難也侍御趙君天章奉

璽書為兩浙清戎之行其同寅盧君文淵屬廉

以言夫自田不井授兵民判而為二有國家者

以武備為慮非一日矣數千載之下程子經畫

于扶溝之間張子買田于橫渠之上徒為有志

而已然則兵民合一其果不可為哉其亦姑以

救目前之急而已哉朝廷居安思危不得不

重茲事而田里編氓何知顧以為甚擾之兼之

南人之畏補伍如入大辟在兩浙其尤者則夫

所以善於處此者非蚤天章而誰乎天章荆之
江陵人登咸化丁未進士第補繁昌令有去後
思在南臺不激不隨以大雅稱介軒張公爲臺
長尤加敬之君以年勞當轉秩矣張公謂此行
須得君竟以上請故有是命云

姚母金孺人壽詩序

鄉進士紹興周友輩七八人謁予曰晟等近繪
一圖各爲詩于其下以爲同年姚生講之母孺
人壽蓋歲之九月十有一日乃其六十初度也
諸生俱託門下丐一言以序之庶乎賢母之德

表見于世而爲之子者亦得有所憑藉持循以
畱顯其親於異日豈惟壽也受賜而戾等寔所
頌也既而曰孺人金姓山陰望族女幼閱師氏
之教及笄歸爲同邑姚君愷之配克修婦道夫
卒時子壽方四齡二女一猶未免身迄今二十
餘年容服慘淡有如一日常紡績之勤勞蘋
藻之精潔奉舅姑撫諸息禮節恩義詳盡壽荷
母之教務學修行乃有今日其賢有足徵者夫
所謂壽者豈祇於高年黃髮而已哉陶嬰夏侯
女有聞乎升載之下者不在是也

所謂顯其親

耆抑豈假於外乎哉范孟博尹彥明之母人
談之爲二母之子者當時非有梁冀秦檜之
勢特以其賢耳母賢子賢則相與以傳也宜哉
君子所謂壽者又在於此請以是爲吾姚友告
將以是而壽母斯可矣孟博名節士彥明道學
之儒或姑舍是或乃所願學固吾姚友之所宜
決擇也是爲序

竹堂榮壽詩序

廣西在五嶺之間嘗考傳記所載人物雖曰稀
疎闊略然自漢唐宋以來卓然名士亦往往不

乏如桂林在唐則有詩人曹鄴梧州平樂在宋
則有馮京林勲京之科第固鮮其風節亦不易
及而勲則朱子極稱其本政書甚好然梧州在
漢已有丁蘭之孝及士氏父子兄弟皆彰彰在
人耳目者也傳竹堂斯昭梧之藤縣人以天順
己卯解元出守欽州既而連丁親艱即告改靖
州在欽州滿九載護誥封以及其親在靖州
則增秩重任既四載乃致其事至弘治辛酉其
季子文溥復中解元若是者雖在中州求之一
門亦豈多見哉茲文溥來游兩雍一日介予學

者黃舉人一 平求爲竹堂榮壽詩序壽云者歲
之八月十一日竹堂七十誕辰也曰榮壽者隔
歲 新天子即位覃恩中外臣僚凡五品以上
官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而竹堂得陟中憲大
夫故士夫於君合而爲慶而謂之榮壽也諸作
所以祝頌乎竹堂者已備且謂其諸子復有文
翰文激采芹泮水而以裒然首舉將接武以並
顯於時者期之雖然文溥之所以勤勤乎予言
者亦欲進而有所論耳竹堂勤慎之操引退之
決已無容贊若文溥伯仲始而學之中而用之

於馮林諸人豈得不留意乎必也於勲師其經
濟於京不必拘於三元而師其風節可也榮莫
榮於德壽莫壽於名傳氏伯仲其懋之則所以
爲竹堂之榮壽詎可量乎傳氏之先自鄆而江
都自江都而藤屢遷益南蓋簡獻公堯俞之後
送侍御盧君考最序

嘗觀有虞之制庶官之績以三載考之庶官之
明以三載陟之至於成周之受會則於歲終大
計則於三歲其視有虞又加速矣我朝典章
斟酌于虞周之間以爲一王之法績雖考於三

而之所以陟之亦惟視其人之賢與建立之
小大以爲之久近耳侍御盧君文淵有三載考
績之行其臺中諸君僉舉故事以贈言而趙君
天章誤以見諉且曰文淵世家江都以癸丑進
士出佐兗州未幾以卓異召入爲今官嘗巡
郡城以執法迂權貴巡畿甸倉場搜剔宿蠹殆
盡諸奸無得免者平時論列惟先於安危之大
而未始屑屑焉二君之言與廉所聞正合若君
其所謂名御史哉天下之勢請以衡喻於其俯
而俯之易也其仰之爲難於其昂而昂之易也

其低之爲難非以難爲貴也理之所當然也知其所當然而毅然以任之非以詩書法律爲主而出于利害之外者不能也君則進於是矣君考績之期在先一歲以倉場之巡猶未竣事不得行至是乃行夫以君之賢而其建立之炳耀如此且以歲月之閱歷又如此則夫喬迁峻擢斯其時矣不腆之言既以爲別并豫以爲賀云

贈右都御史陳公總制嶺南詩序

新天子念兩廣生靈以南京戶部右侍郎西軒陳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往撫其地既隆其

降璽書以專其任蓋將賴之以紓南顧之憂所以處公者爲甚重矣廣之士大夫若副都御史張公及諸君相率作詩以贈公行命廉爲序廉謂公起壬辰進士于茲三十餘年凡轉八官在內外臺者五官公何事不閱歷而俟他人言之乎言之贅也贅公不取也惟皇上隆公之秩專公之任是以兩廣之安危付之也廣人之所以望公之來送公之去以公能福兩廣之民也則公之所以當此者必上不負天子之所簡在中不負已之平生所以欲建立軒轅宇宙

內之素志次之不負廣人之拳拳焉此皆公之
意而廉則探而言之也雖然朝廷之待大臣
素厚于異時使兩廣寧謐軍民搖犢皆安其生樂
其業耕鑿絃誦熙熙皞皞於太平之世與中州
不異則所以隆其秩尊其任而置之乎左右
者又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廣人必將社而禴之
尸而祝之又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張公每爲廉
言楊都御史信民正統間在廣弭黃蕭養之亂
最有功又言知府聶好謙之循良皆不置亦可
以見嶺南士夫之忠厚而公將來之遺愛固不

患乎無甘棠之者矣此雖非公之所計而廉亦
要其終而言之也抑韓都御史雍在江西所行
至今人守之輒改之輒不便其在兩廣不聞其
所行可經久以否後世好功名者皆欲爲蕭何
不肯爲曹參正不知參實何一流人也易地則
皆能爲之也使參不逮何奚以深知其法之善
而不可變哉參不徒有得於蓋公實暗合乎聖
賢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以公器度
才力何古人之不可爲何今人之不可過廉因
沒之以請教焉是爲序

何侯城石首詩序

石首舊無城何侯至自吾豐城之明年乃築之
又明年乃畢工春秋城中丘城卽之類不一書
而足者重傷民力妨農時也果能惜其力而不
妨乎農則亦可以無譏矣况勢有不可以已且
暫一勞費而求逸永惠者乎侯之役民也夏秋
則於市至冬則於鄉更休息作可謂惜其力而
不妨乎農矣懲往年白晝戍入蕩無樊籬之限
固有不可以已者矣尋常戍卒歲糜粟數千斛
城成則諸可減殺矣於是侯之績善侯之爲

有咸有詩以頌之集之成帙侯於斯役也亦
記有詩皆附焉考最之京師道過南都屬廉序
之侯之築城備是數美人既頌之信無歉于春
秋之義矣是皆可傳也遂不辭而叙其集以傳
焉侯名洽字允仁富陽人弘治庚戌進士嘗令
予邑公勤有爲民不忍其去茲石有蓋改任云

贈封主事靜修余公南還詩序

予近年得交于余秋官子積堂從其獲假胡敬
齋者還觀之蓋子積少游敬齋之門其後以其
子妻之敬齋沒子積藏其遺書甚謹不然則敬

齋之學幾於無可致矣正德丙寅子積迎其尊
人封主事靜修公就養留都予聞公至亟訪之
卽第聆其議論挹其儀度公雖養高山林而於
京國事体甚熟若素宦者甘音吐絕不雜吳
楚又若生于中州者既而詢之公嘗隨其先君
子令福清獲鹿而其得於家庭與夫出遊以博
其聞見者其有自哉未幾公去南還諸搢紳皆贈
以詩子積持扇予序予於公之始至僅得一二
晤語其後以在告終公之去亦不能有以致其殷
勤焉方簡慢之爲悞而因以徇道其缺然之意

固所願也公之子棣亦領鄉薦在太學諸孫多
業儒游膠庠其世家今饒之鄱陽邑潯川公字
別號靜修

進表儀節序

臣廉弘治十四年任南京光祿少卿敬遇 今
上皇帝在東宮進 千秋令節箋文正德二年
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恭遇 今上皇帝登極之
三載進 萬壽聖節表文凡此大禮竊思文武
臣僚官於留都有任滿不獲一預者多矣而臣
廉猥以疎賤躬預二次 內庖之 賜形于

天語寶鈔之 錫出于 內藏天保湛露之氣
象猶可想見于三代之上何其際且幸哉事竣
追記一時儀節自 陛見以至 陛辭一一錄
之將以備故實焉耳至於僚友有問者艱於備
答亦出以示之云

後泉徐氏譜序

豐城後泉徐氏嘗自歷山而遷其後自後泉而
遷者又有之也凡此皆著於譜而譜惟名後泉
者蓋徐氏益顯於清正公公實鍾英炳靈於後
泉者也徐氏之譜屢修矣中罹兵燹弗克完今

又修於懿以簡爲一世清正爲五世按清正公
神道碑後村劉克莊撰以簡爲公五世祖則簡
之前復有四世今不可攷矣故斷自簡爲一世
云簡每喜譚吾邑人物在唐僅一二見在宋則
偉然迭出然如清正公者亦不過五七人而止
而清正公之學術要爲卓然未易以及者觀其
教授南安以濂溪二程講學是邦極力以申明
其教非其有得於此而然乎及惓惓於張無垢
九成錄其言行遺文無垢亦龜山門人公之志
存乎此豈世俗之學可窺其造詣也哉若其立

朝進退備載宋史列傳固不待鄉人晚生之贅也懿居亥坊七八世矣後泉之居如故自餘徙者亦多俱不暇詳而於清正公獨詳者此廉之所以景仰鄉先哲之私也此廉之所以欲舉爲徐氏告異其母忝於前聞人也

劉舉人文集序

予嘗讀東漢黃叔度傳見一時名士無不服其德美特以早死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故後世之士欲考德尚友者於叔度卒未敢果以何地處之也又嘗讀宋楊遵道墓志其在程門從游

之士皆歛手推先雖亦早世而其遺文猶有存者故後來晦菴亦得因其上伊川書之類而有以知其所造之淺深則夫文字所係豈小也哉安成劉進士名教字因吾天資英邁學力過人自甫冠領江西鄉薦以至會試禮部卒業胷監海內有識皆以遠到期之不幸夭逝其父荀峯憲使君搜其平生所爲詩文托前檢討范廷和編類成集將以藏之于家自今以後求因吾者將不恨於言論風旨之無傳如叔度其必有以得其造詣如導道者哉因吾爲學若程朱精微

嚴密之論必欲究其指歸其治春秋於胡傳必得伊川意始肯從於本朝河東薛氏獨知向慕不已其制行峻潔不苟合予初得之大驚及聞其沒也既哭之寢門即移書憲使許序其文未幾憲使君以書來請也遂述其學行之槩以見其詩文之不可不存者如此若夫品格之高家數之別以詞章論者當自得之此則不俟乎予之言也

天台盧氏家乘序

後世宗法不立所賴以明世系辨尊卑別適庶

聯親疏者惟譜焉耳故仁人君子因其任彼者
不可得而復而於在此者每盡其力焉此譜謀
之所以盛行於世也歟太守盧君希哲嘗於讀
禮之餘修其宗譜之成名以盧氏家乘既而以
書抵廉俾爲之序其譜之爲類有本支圖焉有
恩命錄焉有什一紀焉有先塋志焉有文獻
攷焉有祀典焉有家訓集焉所載可謂詳矣夫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國史紀傳之外天文
地理律曆兵刑以至食貨之類莫不有志焉迂
班固史不志兵識者恨之然則家之譜而缺一

不忘是豈得爲備乎若盧氏譜信備也已抑世俗作譜不此之備而於無所據者溺於門地之相高而強爲之備焉遙遙華胄妄援僞引如移花接木之爲者往々而是嗚呼其亦不思之甚哉子儀不能崇謫而秋青之不認梁公壁立千仞族而有青又何忝於梁公之族耶盧氏自州遷天台之義里惟譜義里以著其實其遠而惧其失真者不譜焉此廉之所尤敬服者此也希哲承其大父父世宦文學之傳蚤登高科歷官朝著連典三大司文章政事綽有聲譽

與時忤得閑甚早古之君子進則尊主而庇民
退則居鄉而善俗在吾希哲又何往而不由
也希哲以有餘之歲月當方疆之精力何所不
至廉慮其以博學詞章爲事也則告之曰與其
以爲眉山廬陵譜者之爲師也曷若以爲茶院
譜者之爲師乎爲眉山廬陵譜者歐氏蘇氏也
爲茶院譜者考亭朱夫子廉於希哲爲同年進
士其志豪才俊思敏固素所知者因序其譜以
致期望之意焉

易文恪公文集卷十八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九

序

槐堂世橐序

南京後府經歷王君以其高祖竹亭公曾祖肇慶公文集俱未刻及其祖抑菴公文集刻而有遺者萃為一編題曰槐堂世橐將鏤板以傳竹亭之文潛溪宋學士序之潛溪一代言豪不知竹亭者以潛溪為足信也肇慶之文海桑陳徵士序之海桑東里楊少師之師不知海桑者以東里為足信也至於抑菴之文天下之士皆知

誦之其在翰林一時高文大冊多出公手暨名公鉅卿豐碑大碣各家子弟爭相造請而東里嘗自屬公以傳尤致意焉則抑菴之文又可知也說者謂文章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曾謂一家祖子孫而皆足與於此而復有抑菴者出于其間乎抑菴在鄉邑與東里諸老相後先豈非所謂一代不數人者耶近世一家能文章者惟眉山蘇氏為最著其文之傳于世焉有三蘇集焉此刻既成流傳益廣天下之人雖謂之三王集可也竹亭以說書徵授鹽運副使懇以老

等去肇慶仕終郡太守並見大明一統志抑菴
歷官吏晉進少傳謚文端其匡時大業具載國
史經歷君以予嘗錄

國朝名臣言行而其祖抑菴在焉為庶幾知公
者乃以是編命為之引同鄉晚出竊喜挂名其
間因道三公之文之在世自有識者與公論在
而不敢有所評品者俱瀆也王氏吉之泰和人
其族甚舊君字去矜公事暇尤善勗諸子以學
二子愈思俱領鄉薦而王氏詩書之澤何其長
哉

大叅周公輓詩序

輓詩所以惜死也在古無可攷至三百篇惟秦風有之自餘十四國風絕不經見豈有之而為夫子所刪去與不可得而知矣然秦風為丈夫而作若婦人女子通三百篇皆無焉迨夫漢唐宋以來作者愈備不惟士夫有輓而閨門中饋往往有之豈非後世文益盛而事益詳也乎嗚呼賢而死則人之惜之固其所也大叅周公沒人皆有詩以輓之且并以及其配嚴恭人焉公壽近九旬恭人亦八旬以上人皆惜其死非賢

而若是乎蓋公為名御史于朝為良二千石
于郡為叅知政事于行省皆著有風望施有惠
政則人之惜之宜也猶聞恭人奉祖姑暨舅暨
二姑皆盡孝於公尤有相道則人之惜之亦宜
也公之孫庠生楷編集諸詩持謂予曰詩之有
序雖三百篇猶然幸為楷序作者之意以藏之
于家楷可謂孝子慈孫者矣觀其哀服慘容有
不忍辭者夫死生一也後世如漢諸葛亮營中
之殂讀史者至今猶為之扼腕如宋宗澤東京
之卒誦其出師未捷之言令人尚流涕也否則

自生自死何足與論又否則恨其死之弗早矧惜之云乎在女婦亦有然者觀公夫婦之所以為人哀而輓之則其人可知公諱源字本清世家武昌高祖以上二世連仕祖諱縉本朝革除年間為永清典史靖難兵起佩印南奔隨被械至京師謫戍瓊州蓋朝廷義之待以不死匏菴吳先生嘗為之作義士傳方之王原采周是修予謂是修當即經死固不失為自靖而武清之南奔則其志亦烈矣其跡與元采同然三人之所處固不得而優劣之也此公家教之有

亦若如此故及之

太尹涂君六十壽序

成化丁未歲涂君鳳文以棗陽令來朝京師時予亦赴試南宮胥會逆旅中相與語及夫作縣之事君極言其難為退而詢之君在棗陽多循良之政此蓋有由然矣夫事於民之便不便不恤而惟諸司之是從恭於禮之當不當不問而惟上官之是諂果何作縣之難為哉惟是諸司之急於征稅也而吾或以災傷聞上官之樂於趨承也而吾必以禮法守若是者奚所往而

可也此君所以曰作縣之難為也以君難為之
一言而叅以予之所詢則君其賢乎哉君以弘
治乙卯書滿九載遂謝事而歸其在官屢膺旌
異棗陽之人立碑頌德然終不欲以貪昧隱忍
取富貴故其歸也勇且早若此涂氏世家甘棠
少承先掌教家學既而偕弟成文州守君先後
擢鄉科君以壬午州守君以丁酉君純明清謹
州守君英發豪邁云君今年壽躋六十其壻沙
湖丁君洋徵予文以為賀予謂君且將自賀也
使君尚如在棗陽日當夫為之尤難之時將有

食不下噎者矣而欲從容一醉於壽筵之上如
今日者殆未可得也雖然君之自賀斯人賀之
矣予忝與州守君聯薦與君嘗試南宮而又以
君壻之勤勤也乃不辭而為之言君試讀一過
當不以為不然也

壽星圖序

義官聶君大用年躋五十其友社君暨予寬齋
家兄與夫鄉之士夫咸命畫工作壽星圖以贈
且附至南都屬予序之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
彌天南一名南極即所謂壽星者是也畫家輒

為老翁狀者亦吳剛伐樹傳說列星之類耳志
言老人星見主治平天子壽昌方今聖人御
極是星屢見蓋不徒吾君之壽富並於堯舜而
斯民之壽亦當為堯舜之民之壽矣何則世當
治平歲豐而無凶荒氣順而無凶札兵寢而無
戰鬪則人人得以相生相養以保其天年烏得
而不壽哉是治平者斯民之所由以壽者也然
人之壽不能以皆齊又在乎人能修德以迓承
之與否耳大用承曾大考考兩州判公宦業家
教之素䟽通敏達積而能施不獨捐粟於公以

膺冠服之寵而閤左私貸視他富室恒損其息以篤於行惠謂非修德不可也然則耄耋期頤之榮端可以矣大用於華誕之辰五鼓而起仰視天漢之表有大星燁燁弧矢間必肅容再拜而祝曰下土小臣願吾君有堯舜之壽大用既覩此星則其壽亦無涯矣

送少卿李君赴召修史詩序

是非必史筆而後定然唐虞三代之事皆當時史官書之後世無改修焉今之尚書是也至漢司馬遷史記書當時之事訖於太初班固作史

猶多因之所謂前漢書是也自此之外凡當代
之史皆修於易代之後豈以人心果不唐虞三
代而必欲待於時異勢殊始無所顧忌好惡而
後為定歟嘗觀伊川論蕭何韓信事謂史官被
漢高謾後人又被史官謾則易代之後復有易
代之後以議之者矣何者此誠於中形於外之
理非人之所能為也述者纂修 孝廟實錄
總裁儒臣薦舉僚屬以分局者若干人而南京
太常少卿李先生子陽預焉先生自發解 廷
試皆第一在 憲廟時籍為史官聰明過人博

記問侍之坐或談及隱僻書傳輒朗誦為文章能倉卒應就風被天成筆力奔放學殖既深而又洞明當世之務館閣得史才如此可以無負矣願行其鄉之搢紳若侍御陸君如崑沈君功懋皆作為古近體詩以贈之而二君者獲屬予以序之予每見先生曾次軒豁有懷必吐蓋磊落豪邁人也茲焉付之以褒貶陽秋之任公是公非信有所屬維先帝享國十有八年海內被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堯典舜典翼蓋煥然竄而臣僚之邪正善惡關乎治亂興

東之大者其謹書而脩錄之使千載之下知
本朝有良史以今日之實錄為信史無改評
焉則康之願也自餘亦何足言請以是書于諸
詩之首

終慕詩序

親之恩大矣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所
以思其親者豈有窮乎武寧令四明馮君潤卿
屬予序其終慕詩卷者舊矣予諾而未復也忽
原手誨再申前意君知我者不以遲罪我且書
辭纏綿惋悼聞者哽咽昔人謂讀陳情表而

曰人子之於親其所以抱終天之恨者在於祭之豐而養之薄若吾則蹈乎是矣吾先君松隱府君少失恃事父最孝生吾兄弟撫育教訓靡不同至先母穆孺人相助有道內外一德要皆以勤儉清苦立門戶今吾有官有祿而皆無所及焉視彼當親之存而足以為榮且養者何如也此所以時時思之未嘗不失聲悲號而潛然出涕也嗟乎世之如潤卿者多矣特潤卿純孝人也其体認親切能如是耳諸詩之作是皆本

之天理民彝而發其終慕之意者也余尚何贅
哉雖然立身行道莅官事君皆所以為孝也昔
子路當重茵列鼎之時有負米百里之感考其
治蒲之政與子賤單父言偃武城相若則其所
以為孝者蓋有在矣君為武寧士事詩書農勤
耒耜環一邑之人畏威感德翕然稱治是皆終
慕之心之所移者也為孝之大寔在於此外此
則後時之嘆固已不可追矣君其益懋之哉

慶金谿吳先生受封刑科給事中序

世方有子為京朝官必勸之然以異封典之至此

恒情也然人事之不齊或過期而缺望其不歸
之天而歸之人者又恒情也吾友吳懋貞筮仕
為兵科給事中將封其親矣乃以微恙在告南
還其鄉問安侍膳之暇方且興書名山將旁求
遠紹為父處計其尊公梅莊先生未嘗促之起
也懋貞間欲舍學就仕以覘先生之心先生訓
勉益至意多激昂故懋貞於入仕之後復得靜
學山間者踰三年以是觀之則先生之異於恒
情何其遠哉今年懋貞辭先生來京師復除
刑科未幾先生拜朝命封為刑科給事中贈

物配王封繼配陳俱為孺人亦榮矣哉同鄉之
官于朝者因懋貞而為先生喜且屬廉為文
以賀廉謂事之在外者不可必而寔有數以存
乎其間古之君子知其然所以在我者惟知自
盡而已至於在彼者悉以付之倘來是以得之
不為欣不得不為戚也世俗反是無怪乎其切
切然不歸之天而歸之人也然則先生抑豈今
之人哉先生撫州金谿世家廉嘗謂撫在吾江
右人物尤甲於他郡當宋南渡時朱子出焉有
象山者欲與之並駕其說象山固先生之邑人

也當元時北方有魯齋南方有草廬呂擬之草廬則先生之郡人也自是而後雖不必象山草廬而談道淑已代未嘗乏至於今日草澤之中有古意者亦衆然則先生真其人哉先生字正夫別號梅莊通詩書經作詩文皆寫其蘊嘗立先祠修族譜置義莊則其人可知已

慶萬母太宜人牛氏壽詩序

南京刑部郎中萬君季崇一日謂廉曰福先大夫往歲有教授大理之命時先祖母顏氏在堂年餘九十留吾母太宜人牛氏以奉晨夕福年

甫十三與幼弟皆隨母以居越三年先大夫卒
于官後二十年福始取進士授兩淮運副得
封贈其親寔惟艱哉明年庚申吾母壽七十有
八福以前員外郎三載考績將過家稱慶諸搢
紳已預為詩君其為我序之復謂廉曰吾母奉
尊章最孝撫諸子有方不專於慈當先祖母日
薄西山之景而先大夫有滇南萬里之行果何
所恃而然哉以吾母之能養也當福等方就外
傳之時翻上黃口詩書之勤情寒暑之節宣皆
不能無待於父兄而先大夫不挈以行者復何

所恃而然哉以吾母之能愛且教也廉復於
崇曰古今論母之賢者若戰國之孟母西晉之
陶母買肉啗子之識截髮待賓之義至于今日
雖兒童婦女皆能知之雖母之賢亦由子之賢
能相與以成其名耳今太宜人之賢有季崇以
為之子名登黃甲仕于京朝凡其躬飭守官既
慎而恪而摯紳之士皆知有大宜人季崇可謂
能子以成母之名矣繼此位望益進事業愈隆
俾天下後世皆知有太宜人顧不在季崇歟太
宜人有孫鑑亦預江西解試而方來者復駸然

其慶澤殆未有涯然以太宜人之憂勤于先而方使之逸樂于後異日眎其先姑期願之壽無不及而有過焉可卜也

送給事中趙君獻績序

立朝論事所見不能以皆同其為私相好惡者固不論也以獻可之攻安石而司馬公且疑之以完庭諸人之薦伊川而孔文仲反詆之凡此皆公忠為國者所見尚爾矧置私情好惡於其間者乎然各任其所見各陳其所言其不同猶之可也苟或事關於連署法宜於並舉彼是此

非甲可乙否其何以濟一時之事哉是則言
之同不同世道之治不治皆繫於此矣南京六
科給事中定員凡七人比之于北雖多寡弗類
然同則成不同則敗者視北物無異也某科趙
君三載書蒲猷績于朝同寅張君首為醺會
以餞之復屬廉為文以為之贈廉在兵科與君
相處已二年所謂連署並舉殆非一章蓋未嘗
有彼此甲乙於其間甚則始雖不同而卒歸于
同是以南科風采之振豈非有其故耶君卓然
有志超然有識剛而不為厲直而不為訐常情

所不敢為者率勇往直前無所顧忌而所以振其風采者實君與諸君協恭戮力之所致而廉則竊附於驥尾者也廉嘗思之以為使吾六七人者各自為見雖無私情好惡於其間而欲濟一時之事亦以難矣今若此非同官之幸歟茲廉承乏光祿弗得預諸君之議君其益篤於同以濟一時之事使南科之風采有加於前則朝廷賴之而抑豈非廉區區小子擔簦之光哉茲行也呼閭闔而呈琅玕天威不遠顧咫尺廉願傾耳以聽于下風也

贈亞叅蔣公之任江藩序

國朝布政司之設寔洪武九年改天下行中書省
職名為之其間如叅政叅議則稍仍叅知政事之
舊也是司之官即古之方伯連帥與夫近世州牧
藩鎮之任其沿革事權固大同而小異也嘗觀甘
棠之詩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蓋詠召公循行南國
以布文王之政當是時民生亦云遂矣而召公者
方且郊行樹息來旬來宣其勤若此後世田不井
授富者埒封君貧者為寒乞其取之於民一切無
制至於今日脫脂剥髓白撰名目雜然而不可致

詰田里愁嘆喪其樂生之心者在上皆然有召公之責者旬宣之勤雖十倍於召公而後可也年來江藩諸公洞究宿弊且將自其鴈鷺行始茲復得蔣公惟深膺亞叅之擢將可否於布政之堂民瘼其有瘳矣公為諸生才名籍甚而中成化庚子鄉試優等丁未南省第二人以經術時務為主司今內閣長沙李公吏侍姑蘇吳公所知初由進士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繼轉文選郎中居官覈事動有繩尺不撓不苛而卒歸於鎮靜由今以往所以布天子之政於大江之西如韓退之記滕王閣

所謂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者將於公見之矣公戒行有期故事同年遷轉率有言以為贈諸君以是命廉其亦以廉為江西之人或能於公有所告耳朱子嘗言作官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不可公學朱子者固無待於廉之言也

贈高州貳守符君衍觀序

廉與符君衍觀為別京師殆八稔君來假令溧陽廉即以内艱去留都茲來留都君復有高州別駕之擢故自京師之別其後雖以宦游之近而中間憂喜之殊轉遷之異求一會晤而竟不

可得也君將赴官高州廉同寅史君巽仲持其
邑父老所以疏君善政者累七數紙徵廉次第
其語以為君贈蓋邑之人於君如赤子之於慈
母有不能以一日舍去者其疏君之政謂邑里
甲歲例出供需銀千餘兩費用無經上下乾沒
君至殺其半頻年徭役里胥得以口舌輕重君
至揭冊以定舉莫能售其偽邑有西南田仰高
東北窪下君令民濬陂築堰旱潦有備凡剏橋
梁大小若干座修鋪路延袤若干里嘗攷圖經
有古貞女祠久已堙廢即復其舊觀祠有唐李

白碑為亭以覆之朔望謁宣聖廟退坐明倫堂
進諸生講論不倦改學門鑿類池師生齋舍一
一完繕捐俸買地凡十畝為義阡廨舍後雨崩
古塋得藏銀五十兩付義民易穀驗村農之無
種者俵之為政扶良善鋤強暴禁隸卒無得下
鄉追呼遇疑獄尤能用心推誠隣郡邑有訟久
不決者當道多以檄君上始到官即集高年延
之上座訪以民隱勸戒尤切故其後率能奉君
教令皆相約無敢犯嗚呼君之作令如此豈今
之巧宦者所可同哉今之巧宦者惟取悅目前

而君乃欲為古循吏事悲夫其用心也君新喻人為人平實有操守比登庚戌進士第廉始識之紛世途中堪相信如君者寧有幾人哉廉方聞其膺溧陽之命固已逆知其有今日之政矣茲因吾僚友之委溧陽父老之意竊為喜譚而樂道之亦以見廉之愚幸不失君也君往矣高州之人心不大遠於溧陽以溧陽治之足矣自君之擢人咸為之稱屈然又安知異日之不大信也耶先正謂活饑民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使君兩地皆有惠政及民區區升沉何足道

哉而廉之私獨惜君南去益遠而所謂會晤猶
渺然無涯焉

贈少叅孫君還任江藩序

吾江右少叅孫君幼真以天子萬壽聖節捧
表詣闕下稱慶事竣復任將便道鳳陽以省其
親蓋尊公封給事中洎壽母封太孺人俱在堂
君子曰少叅公忠孝得兩盡矣於是吾江右之
士仕於朝者咸有詩以美之且屬廉以為之序
廉與君俱成化丁未進士登第後始相識初見
君志氣豪邁言論弘闊竦然異之未幾廉以尋

醫南還而君拜禮科給事中矣山林之下聞臺
諫中時有建白君率多焉於是憶昔者與君言
于京師果不為不副矣既而君於給事轉右且
轉左恒情至左類不願出為君今宦君得之未
始不滿意方謀所以為旬宣者冀以沛吾君
之膏澤以及吾民而後已比到官未及一年而
吾江右之人率能傳君之善政于輦轂下而
巡按王御史彰善癉惡極有風力其疏舉亦必
首以及於君則君之志果非在於利達哉今來
京師相見多規益之言世變愈下朋友道喪

傾蓋則互相諛悅廉之不聞此語也久矣君復
問與語為學之要與程門所謂上敬之方反覆
詰難廉之不聞此語也尤久矣惜也勿上未及
請益洛學源流其在宋儒諸書君更契勘焉則
吾之學術加於人數等而事業不忠其不炳耀
矣為國之名臣為家之才子其為忠孝孰大焉
書此以俟

盡思錄序

南京左府都事王君汝舟荷 朝廷覃恩兩都
臣僚得贈其考檇廣甫為都事妣姜氏為孺人

其心猶以為二親者未及目擊斯寵且以祿養之弗逮也乃取摺紳哀輓之作輯為一編題曰盡思錄蓋用孔子稱子路語其意以子路之賢固能盡思而已則欲勉於是焉嗚呼人子於親存之時遇適意之事皆足以為樂况君恩之大賁臨於親之身乎於親歿之日遇適意之事反足以增悲况君恩之大垂光泉壤而為親者不一見之乎兼之鼎鑊之心未遂而風木之感當新者乎其以盡思云者必以為無所致力惟有思焉而已耳然則自今以往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其汝舟之所有事乎曰似矣而猶未也予聞王氏玉山仕族汝舟告予贈都事公平生好施惠於人嘗於暑月煮香薷以飲病暍者於冬寒成橋梁以利病涉者贈孺人姜同德相助信為賢父賢母矣汝舟已有官守進將有為於時其思親之所以飲暍者而起斯人之疲癯思親之所以利涉者而拯天下之墊溺思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若然則人以為王氏之家教而謂王氏有子矣所

謂盡思不在此歟或曰彼之思以孝言此之思以行道言予曰不然觀孝經所論行道正所以為孝也汝舟其勿替於是則於思也為可盡矣否則區區於負米之嘆不惟不得子路之所以為孝而亦并不得孔子言外之意何者子路之所以為孝在於為百世之師而人謂仲氏有子孔子言外意則一部孝經是矣汝舟有志者必以予言為然

贈太守包君之任泉州序

廉臺時備員給事中嘗與御史包君民敬監內

歲所收天下布帛絲纊之屬及平司空赤縣和
買物價君洞燭物情深達事体不和以同不矯
以異心竊敬服之居頃君復清戎畿輔每聞人
稱君一以持平無脫漏枉濫天下事惟無明達
者以處之則覺其勞而不可整亂而不可理深
黑而不可窺探倔强而不可馴擾得其人則勞
者整亂者理深黑者以著而倔强者以服矣若
包君其庶幾乎此哉君由進士出補新泰令父
之以治行超卓遂膺風憲之選爾來泉郡缺守
銓衡獨以擬君 朝命可之君捧檄將行泉士

大夫之官于留都者皆謂廉辱君舊宜有言以
爲始廉愧謝弗能諸君不可乃言曰昔朱子嘗
爲縣之官民情難知耳目未易得入夫以間
世大儒窮盡天下之理推極此心之知而且以
未能周知民情爲言而況於其他乎不知民情
而治之猶醫而不知病也醫不知病則虛上實
上爲政而不知民情以利爲害以害爲利豈少
哉漢之稱趙廣漢善得事情雖閭里銖兩之姦
皆知之晉史謂陶士行性纖密好問頗類廣漢
國朝周尚書恂如之撫南新韓都憲永熙之治

江右皆善於延訪在韓畧存形迹而周則坦蕩
無間然皆宜其建立之不凡也抑明敏資也窮
理學也資由乎天學則可勉備是二者而又遠
法趙陶近慕周韓則何政之不舉哉君予所謂
明達而敬服者又嘗作縣與民最親而深知其
情其進於趙陶周韓也可冀矣君高祖尹耕洪
武初科進士至君與兄民望同時為御史民望
今在朝嘗見其疏舉養病御史曹璘諸人蓋推
轂善類非知大体者不能也

慶甘孺人萬氏八十壽序

其於邑中為族舊且蕃孺人於其為母老且長
邑中人言家瀆及孺人必歎且羨孺人萬其氏
封禮部主事之冢婦鄉先生宗吉甫之配太守
之立嫂鄉貢進士之祖母太尹綉衣之嶽母也
其閨門無慮數百人歲時伏臘稱呼拜跪尊莫
踰於孺人者人有道孺人之德予耳之頷之意
者未必皆如其口一日孺人邀家母過其家次
第出其肴脩相與對食時孺人老嫗年過半百
已森然有孫猶侍立終日不命一舉箸諸孫婦
更迭進饌進畢各低首帖帖不敢出一語家母

婦曰告廉擊節歎曰使太史公開之必當又書
無不善畫者而莫能圖矣繇是益信人言之盡
然而知孺人家瀟之果噶也歲壬寅月仲冬
日壬戌乃孺人八十誕辰吾儕與厥孫亨會善
者聚而謀曰合有辭為孺人壽丁君天錫目座
中惟某在席末謂以茲宜任筆硯勞僉曰然某
應聲曰諾竊謂壽之為言久也人孰不欲久閱
乎世哉第得之者不人上而得其高者尤不人
上也孺人春秋八十可謂得其高者矣然婦人
女子膺此者間亦有之使浮於德焉雖齡駕王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九
毋壽軼麻姑初何關於名教而蒞於君子哉孺
人作閨壺之準則為甘族之摹範實女中之翹
楚茲其所以為奇而人鮮有能企者也詩曰碩
人其頎請以祝孺人之德又曰萬壽無疆請以
祝孺人之壽是歲是月二十六日鄉貢進士里
生楊某序

楊文恪公文集卷十九